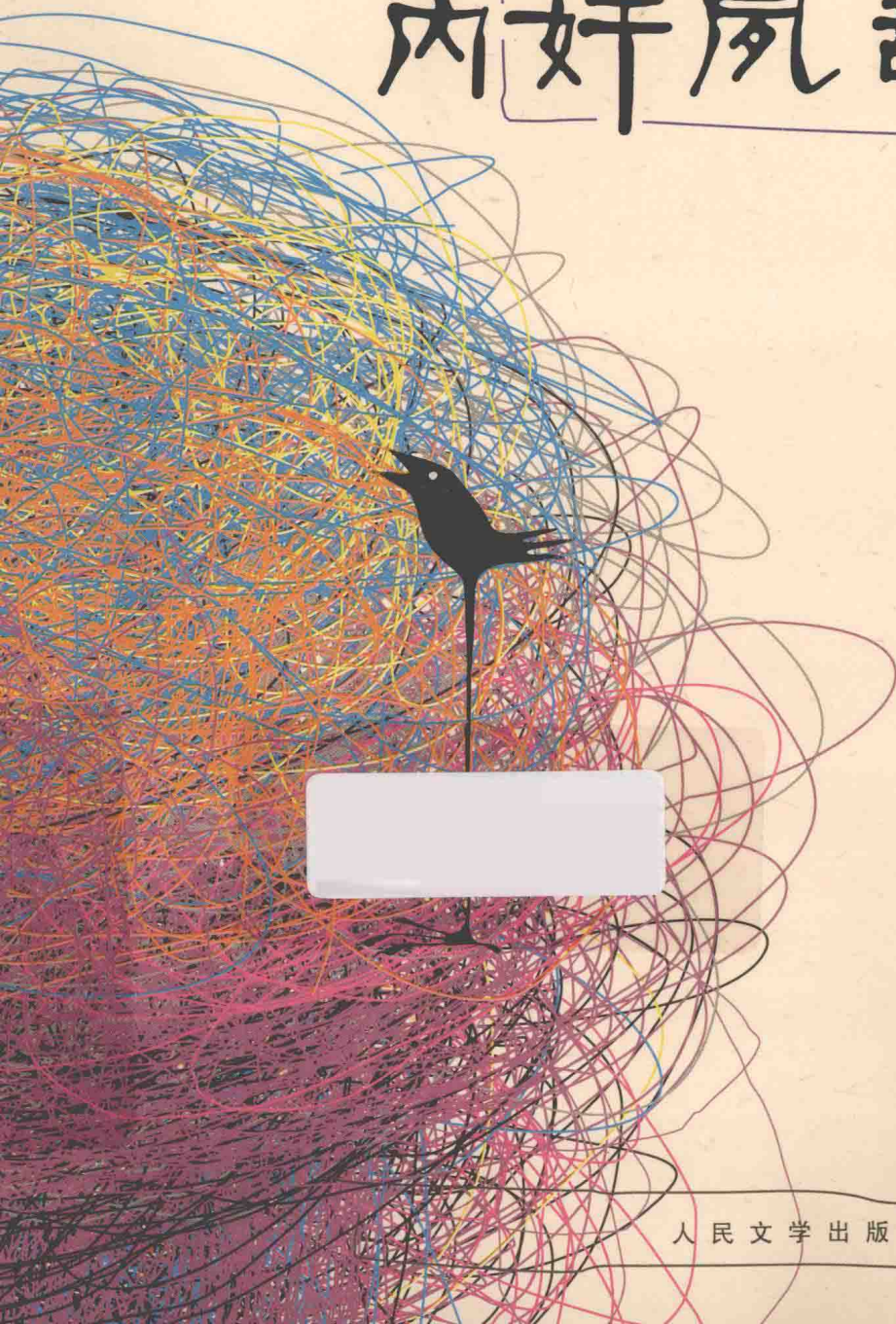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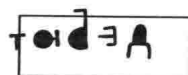


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

内奸夙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

内奸夙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51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奸夙敌/(俄罗斯)斯涅吉廖夫等著;张建华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42-2

I. ①内… II. ①斯…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4916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1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4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42-2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亲爱的读者朋友,摆在您面前的这本《内奸夙敌》已经是第四部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了。在俄罗斯“新一代”基金会坚定不移地向世界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的時候,相信我国也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在坚定不移地跟踪阅读他们的创作,这也正是作者、译者、出版者继续这项工作的最大动力之所在。

本集选入了近三年来获奖或者入围的十八篇作品。由于自2011年始“处女作奖”提交作品的作者年龄由原来的二十五岁以下变更为三十五岁以下,所以这一次我们将要接触到的作家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年长的格奥尔吉·波塔波夫和叶琳娜·克雷扎诺夫斯卡娅生于1977年,最年轻的马克西姆·凯涅尔生于1987年。由于放宽了年龄限制,这些作者大多在参加“处女作奖”的评选时都已经发表过作品,获得过一些小型的文学奖项。不过,“处女作奖”依然以它宏大的宣传力度和长远的培养计划而吸引着大批文学爱好者,被称为文学的“造星工厂”。从职业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复杂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局势下,这些青年中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专职创作。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如波丽娜·科留金娜做网站编辑和外联记者,拉夫山·萨列丁在林区做定制家具的准备工作,马克西姆·凯涅尔负责伊热夫斯克一家杂志的经济栏目,叶琳娜·克雷扎诺夫斯卡娅在基辅国家公园做环境教育宣传工作,亚

历山大·斯涅吉廖夫搞建筑工作,格奥尔吉·波塔波夫则是个工程师。他们到处游历,见多识广,体验各种生活和职业,没有任何羁绊,也无党派之争。文学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他们表达自己、参与社会、探索未来的一种手段。在2011年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的“处女作奖”获得者与读者见面会上,女作家奥尔加·叶拉金娜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写作分为三种:写剧本是为了赚钱生活,写文学研究论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头脑,写小说是出于心灵的需要。”他们就是这样努力在谋生、爱好与理想间寻找平衡,走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本集收入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既有年轻作家比较喜爱的回忆成长经历的自传小说,也有幻想性的作品;既有对历史的反思性小说,也有关注现实的小说;既有以写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有以情绪或者声音为描写对象的难以定性的体裁,可谓五彩斑斓,特色鲜明,给读者带来各不相同的阅读体验。

《内奸夙敌》2005年入围“处女作奖”的“小型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以英汉互译为生的青年米沙在母亲去世后接到一位陌生老者的神秘电话,他自称是米沙姥爷的朋友,姥爷托他转给米沙一处房产。米沙在和女友商议后决定赴约。在距城里不远的郊外农村里,米沙见到了这位姥爷的好友。他衣着破烂,病入膏肓,告诉米沙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公证处办理遗产公证,然后他所在的这栋房子就归米沙了。在和这位老人接触的过程中,米沙得以知道自己家族的真实历史:姥爷当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尉,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才放回来。他的生身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仇恨这样的身世,向他隐瞒了一切。米沙在和老者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其实就是自己的姥爷。很快,老人去世,米沙得到了这所房子。可是他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了。他一会儿扮成姥爷当大尉时的样子,一会儿又装成被抓来的间谍嫌疑人,近乎自虐般地重现特务审讯犯人的情景。他想替姥爷赎罪,却又尝试理

解他；他羡慕那代人拥有信仰，却对他们的信仰充满怀疑。他破坏了平白得来的房子，把女友也赶走了，最终得出结论：可以不相信爱情，但爱是需要的。莫要执拗于信仰，但信仰是需要的。小说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和解读，在对历史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也反映了当今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读来别有一番新意。

《19号行动》入围2012年“小型小说奖”的长名单。小说情节完整，贴近现实，构思精妙，文笔老练。在今天讲究实验、探索的文坛环境下颇有传统做派，可以称得上是短篇小说中的佳作。故事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彼得堡：俄罗斯某特种警察部队奉命去制止一次示威游行，他们的任务是抓捕头目，驱赶人群。主人公久沙就是其中的一名防暴警察。两个都自以为代表正义的队伍——游行的人群和年轻的警察发生冲突。代表政府一方的训练有素的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并抓获了一群为首分子。虽然残酷的现实和曾经的行伍岁月已经把人性磨灭，但是久沙的内心深处还是潜藏着怜悯心和同情心。他暗暗帮助一个被押的野猫般的女孩，匆忙中和女孩互相生起朦胧的爱慕之心。在完成任务后回家的路上，他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有了片刻的怀疑。但就在这时他遭遇劫匪，被打昏过去。小说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深深的遗憾和回味。

《楼层》是由一系列短篇小说构成的中篇。小说以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住过的一栋楼为背景，描写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小说按照地点顺序详述与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及楼顶相连的那些记忆，几多感伤，几多留恋。有妈妈对调皮孩子的担惊受怕，有邻里之间互相关心与帮助的真情，有单亲家庭的辛酸与小小的幸福，有走向邪路的玩伴和淳朴善良的叔叔等等。这些抹不去的记忆是“一阵可以穿越整个人生的风，穿越成长岁月的风”。另外，拉夫山·萨列丁的几个短篇也是类似的童年故事。

短篇小说《圣诞老人》讲述了发生在1941年圣诞节期间的一

个小故事。小偷在偷了一袋面包之后匆忙间逃进一所寄宿学校。这里有在妈妈牺牲后自动承担起保育员职责的年仅十六岁的薇拉以及十五个忍饥受冻的孩子。小偷冒充圣诞老人躲到这里。警察来搜寻时,薇拉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冒死将小偷藏了起来。这个夜晚,薇拉和孩子们趁小偷醉酒熟睡之际将他口袋里所有的面包都换成了玩具。

《寻找失去的声音》是一篇独具特色又充满异域风情的作品。其中有主人公,也有所谓的情节,但这些都不是描写的重点,真正的主角是声音。可以说,这是一篇充满了听觉效果的小说。爷爷的客人“卡尔——哈尔”的说话声,引起幼小的“我”对他们所在的那片土地——格鲁吉亚的向往。成人后“我”来到格鲁吉亚,师从第比利斯音乐学院最著名最年长的教授、伟大声乐传统的继承者诺达尔·安德古拉泽。在那里听到学音乐的歌唱声,电视里的隆隆炮声,播音员的声音,音乐老师的说话声,各种声音的节奏与分量,座椅和桌子发出的声音,房间里的回声。他们的民族语言像台球一样,互相碰撞,滚到各处,然后化为黑色的吱吱鸣叫的小鸟,飞向阳台,又从阳台俯冲到汽车轮子下。“我”还听到一位格鲁吉亚伟大歌唱家的录音,“好像是熔化的白银从树上滴落”。作者把所有这些声音和当地的民俗、景物融合在一起,如散漫随笔般铺陈纸上。语言华丽繁复,甚至有些晦涩难懂。

如果说《寻找失去的声音》的描写对象是声音的话,那么《残篇》中的描写对象就是情绪了。《残篇》与前者的风格相似,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杂感和女友无端离去带来的无尽伤感。这些篇章都有编号,但是并不连贯,前颠后倒,正如人纷飞的思绪,无边无际,无休无止,杂乱无章。痴人说梦般独自呓语,诉说着自己的爱、痛苦和失落。

《寻找堕落天使的奶奶》入围2011年“随笔奖”的短名单。它的副标题是“语文学、心理学、纹章学方面的非学术性研究成果”。

作品从语言文字出发展开想象,竟然对魔鬼与天使,以及人类的爱恨、嫉妒、高傲、谄媚、公正、自私、纯洁等品性、情感和态度进行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谱系探究,勾连出它们的亲属关系,别出心裁,新鲜有趣。

迄今为止,“处女作奖”设立已十余年,很多读者会关心那些年轻作者的前途与现状。我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曹文轩也曾提问年轻的作家是否能够再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这个问题现在难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包括大量“处女作奖”获得者在内的青年作家在文坛上越来越显示出整体的实力,新一代作家已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正如获奖者伊琳娜·博加特廖娃所说,这些生于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作者,处于历史转折的一段时期。他们少年时期恰逢国家体制的变迁,旧有意识形态的摧毁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时发生在眼前,这使得他们惊慌失措,无从选择,于是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之后,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评论家鲁达廖夫也认为当代青年通过创作实现了“认识自己”,通过内在的自我走向了外在的世界。现在他们不仅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如罗曼·谢恩钦凭借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入围2009年布克小说奖短名单,扎哈尔·普利列平以长篇小说《罪》获得2008年“民族畅销书奖”,而且以年轻的激情与自信去影响社会意识。他们中的重要代表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罗曼·谢恩钦、扎哈尔·普利列平、安德烈·鲁达廖夫、谢尔盖·别利亚科夫等加入了2009年成立的国民文学中心。中心联合当代富有影响力的几十位新老文学家,以保护俄罗斯民族文化为宗旨,发表有关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文章,希望为奠定整个民族的精神基础贡献力量。作为青年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鲁达廖夫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时代的精神目标,形成民族基本的意识形态,探索未来的文化模式”。新一代文学家自动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发出对“新果戈理们

和新别林斯基们”的呼唤,同时在创作、评论、编辑、出版领域施展才华,以期再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时代。

为自己这代人立言,说出自己这代人的心声,希望“处女作奖”获得者实现他们的目标!

侯玮红

2013年9月

目 次

内奸夙敌	1
瓦茨拉夫广场上的雕像底座	58
谁不和我们一伙儿就倒霉	76
磁力	94
“翻洋片”游戏	108
我将长眠在沙棘丛下	116
楼层	124
19 号行动	161
圣诞老人	179
在公园里	189
没有名字	197
买家	204
家在何方	210
唱吧,革命	224
寻找堕落天使的奶奶	230
林荫路上的跳鼠	245
寻找失去的声音	270
残篇	313

内奸夙敌

亚历山大·斯涅吉廖夫

“喂！”话筒里传来一位陌生老者的声音。

“您说，我听着呢。”

米沙从不在家里打电话。起初打电话过来的都是母亲那边的熟人，她的同事。都打电话来表示慰问。他们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甚感惊讶，都来询问怎么会这样，人还年轻着哩，到底出什么事了，莫非都是些庸医不成，我的医生可没得说，都是我亲自把他们调教出来的。接二连三的电话让米沙烦透了，他再也不想听那些陌生人表达的惊讶，那惊讶的语气里潜藏着一种幸灾乐祸：他们自己可都还活得好好的。许多人都很好奇，询问疾病的细节，在得知什么病也没有之后，还大失所望。人没受痛苦，没有瘫痪，没有过不切实际的希望，也不是江湖郎中、庸医给看的，身下没有臭气烘烘的床单，身上也没长过褥疮。就是血管破裂了，如此而已。葬礼上米沙也遇到了不少问东问西的人，与母亲生前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同事还时不时地往棺材里瞧——他想知道，女同事的遗容化妆得好不好。终于有一天，米沙再也不接家里的电话了，从此电话铃声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这一次，米沙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他辗转反侧，随即把头钻进了被窝里，想把电话线拔掉，要不提起话筒后再立即放下，但还是没忍心这么做，拿起话筒贴在了耳边。

“你是谁?!”冷不丁响起了一个大嗓门。

是个讨人嫌的老头儿。那一代人粗鲁惯了。你是谁?该问的是你:“你是谁?”不过,米沙还是决定打早起就礼貌待人,甚至在作自我介绍时说的俏皮话都显得很不自然:

“米哈伊尔·格鲁舍茨基洗耳恭听您的吩咐。”

话筒里静寂无声,米沙光火了。把人吵醒,这会儿却不说话了。电话线那一端那个不知名的退休者难道是断气了不成。米沙又“喂”了一声,想检验一下来电话者脉搏的跳动是否还正常。

“让瓦莲京娜听电话。”老头儿终于回话了。

瞧,又来了,米沙暗忖道。又是个就要见阎王的主儿要与老娘说话,可她在坟墓里已经躺了快一年了。

米沙会习惯性地回答:“她已经死了”。回答得干脆利索,完了也不会再出神地没完没了地去想这件事。也无需沉浸在自我责备的深井中,后悔没及时带着母亲去疗养,没抽出足够的时间陪她,很少去探望问候。

“她已经死了。”

话筒里又没声了。停顿却没上次那么长。

“你是她什么人?”

“您怎么回事!”米沙实在忍不住了,“别再对我发号施令!您是何许人?为什么盘问起来没个完?”

沉默。

“你是瓦莲京娜的儿子吗?”

“是的,儿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米沙在老头的话语声中察觉出了一种军人的派头,话语简短,绝无客套,发号施令。他可受不了穿军装的。那些个大兵。米沙竭力克制着自己,别在电话里露出他对军人那种说一不二、倚老卖老做派的态度,此时老头开腔了:

“你不是米哈伊尔·格鲁舍茨基。你是斯捷潘·瓦西里耶维

奇·斯韦特。”

母亲死后,米沙再也没有亲人了。他不记得父亲的样子,母亲讲过关于他的各种故事。说父亲是她上师范学院时的同年级同学,还说他做过海员,当过外国使馆的雇员。说得含含糊糊。母亲确实不是个严谨的读书人,但米沙可以断定,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是谁生的。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米沙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取的是姥爷的姓。其他孩子都取他们父亲的姓。米沙不知向母亲询问了多少回,还是什么也没问出来。终于有一天,他对了解自己的身世完全失去了兴趣。

“问你话的是你姥爷的朋友。”

“我姥爷已经过世了。”

话筒里又是一阵沉默。

“我要说的是你的父亲瓦夏,你的糊涂蛋爸爸。”

“我的父亲叫葛利高里。”米沙反驳道。

就因为你的父称叫葛利高里耶维奇,就断定你的父亲叫葛利高里是愚蠢的。米沙还没来得及把他假设的父亲名字末尾的音“й”发完,立即明白了这一点。

“你的名字叫斯捷潘,是瓦夏与瓦莲京娜一块儿给起的。是为了纪念爷爷。纪念他的爷爷。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瓦夏是个色鬼和酒徒。夫妻俩很快就不欢而散了。瓦莲京娜一直保护着你不受父亲连累,父称就是她给你起的。我打电话的意思是:瓦夏死了有五年了,你姥爷……”老头儿语塞了,“你姥爷也去世了。他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并把房子转到你的名下。他还有过一套房子,可瓦夏把它给卖了买酒喝了。我已来日不多……你就过来一趟。需要去公证处办个公证。”

屋外传来了门铃声,接着是嘎吱嘎吱和哐啷哐啷的各种声响。这个单元的楼道里有人在换窗户,旧窗户被拆下来扔进了铁皮集装箱里。

米沙听到这一席话,得知这些信息,与其说是十分震惊,莫如说是不知所措了。整个人都瘫软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米沙。不是米哈伊尔·葛利高里耶维奇·格鲁舍茨基,这个戴眼镜的翻译的父亲没在海外,在国外呆过,鬼知道在什么地方,而是斯捷潘·斯韦特,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人已经长眠在潮湿的地下。米沙-斯焦帕^①又一次深感震惊,为自己的母亲,为她的巧于隐瞒真相,为她认为有权将这一秘密带进坟墓。

他的脑海中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有人设下的陷阱。他会不会有一些暗中结下的仇人,在谈判中未能让他们满意,或是在翻译中出了差错,把进口翻译成了出口。他们会不会把他骗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还想把他杀死。但是,这些虚妄的猜想都没有任何事实能得以证实。米沙想不起有任何仇人,谁也不会对他有任何企图,而且只要涉及有保密信息的谈判他都有意识地不去参与。

晚上,卡佳来做客。他的恋人。情妇。还是个姑娘。他与卡佳在一起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带了一瓶酒,开始下厨做菜。米沙掰着手指头,答非所问地在应付着她的提问。

“我的主意你觉得怎么样?”卡佳问,随手把一个盘子放到他面前。

“主意倒不错,但我还得再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好想的,以后我每天都过来给你做饭,你有什么好怕的?”

米沙这才缓过神来:他根本就没听明白,一晚上卡佳都在说什么,她想征求他意见的那个主意是什么。

“我爱你,想清晨醒来时能在你的身边。”卡佳挨着米沙在地

^① 即斯捷潘的爱称。

板上坐下了,将脑袋枕在了他膝盖上。头发散落了下来,发卡闪闪发亮。卡佳抬起两眼望着米沙。

“公司想让我去伦敦工作。合同期一年,期限还可延长。我想……”

“是啊——是啊……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奇怪的人打了个电话……”

接着米沙就把当天早晨的通话一五一十地讲了。什么都没瞒,甚至连自己名字的秘密也都说了。

“我原以为,我爱上的的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卡佳哈哈大笑起来。“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斯韦特!这个名字倒与国家安全部门将军的身份挺配。专门查处黑幕后面交易的将军。”

两人在交换了对已故姥爷的神秘使者的看法后,认定这一切尽管听上去不太可信,但肯定是事实。卡佳第二天一早有事,米沙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弱智老头说的全都是事实,到时再让卡佳认识他也不迟。

“这毕竟是一笔遗产嘛。再说了,还能得到些关于生父的消息。”

米沙放下工作,取消了原定的会见,说是要花点时间去探望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于是出发去寻找那栋神秘的,作为家族遗产的住房了,如今那里住着的是他亲姥爷的遗嘱执行人。

米沙是靠翻译挣钱的:他参与签订公司之间的合同,出席银行家们的聚会。有时还会被邀请参加商界代表与政治家的谈判,这种谈判通常是一方施加压力,而另一方则试图讨个好价钱。类似的会晤曾经是米沙与业界唯一的接触方式,他在大学学的就是这种职业本领。

二十世纪末,米沙学过政治学,在二十一世纪初参加了一个隆重的庆典仪式,仪式前大学生们用身份证件作抵押领取了硕士服

和带流苏的方顶硕士帽,他获得了盖有国家金色花纹印章的毕业证书。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神童,一度在莫斯科爬得很高的系主任还握了米沙的手。现在米沙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只是那个时候在俄国政治已经不吃香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无法无天,又是充满希望的十年。俄罗斯在着手培养为保证民主的多党体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人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但政治学家,政治策略大师却只能由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担当。大学要培养大学生如何担任政党领袖的顾问,总裁的顾问,培养避免重蹈覆辙,懂得历史经验的专家。主讲教师是位还算年轻的男子,他当过部长,顾问,议员,如今暂时专事学术以等待机会就任新职。每当课堂讨论结束的时候,他总喜欢吹嘘不久前的辉煌人生,与大家一起分享与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荣耀,用关于著名政治家的童话故事来勉励青年。这位当年的名人喜欢吹嘘,他说,不久便会得到新的任命,在国家政权机构的走廊里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语,说他很快会再次应召,重归政界,因为没了他的学识与智慧国家将一事无成。可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政治奥林匹克山峰已经登上了新人,他们在朝中也都有了各自的靠山,至于来自高等学府的这位术士,这个过早落伍了的油嘴滑舌的家伙却已经被人们忘却了。

米沙在想,他一定能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能发挥自己所长。他坚信,经他宣讲的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①、列维·斯特劳斯^②、海德格尔^③的思想学说一定能让俄罗斯摆脱新的专制,赢得自由与繁荣。

然而,事与愿违。从获得金色毕业证书的那一刻起,他如同急

① 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② 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裔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③ 海德格尔(1889—1972),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

着要找个西欧人把女儿嫁出去一般,需要操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得为增长得实在太慢的工资动脑筋。当年的那位教师爷已经沉寂,不再神气活现了,他的俏皮话也已穷尽,只会翻来覆去地老调重弹。政治选举又重新恢复了此地旧有的习惯模式——变成了充满种种戏剧性事件的民主表演,而为数有限的政党开始从同一个内阁那里领取指示。米沙努力说服自己,应该相信尽管专横,却还算开明的当局,他还曾试图进入这一机构之中,但是在遭遇了严酷的现实之后,当他发现任何努力只会给领导阶层带来利益这唯一的结果时,他便离去了。从此以后,米沙就靠他当年同时取得的另一张文凭,不受任何钳制的英俄互译的文凭吃饭了。

根据老头儿提供的详细地址和地图,米沙已奔驰在了乡间大道上。在汽车车轮的碾压下道路在震颤,处处被压出了高低不平的坑洼,路两边爬满了灌木,活像十月生的黄褐色的韧皮泡泡树,还有低垂的白柳,东倒西歪的房屋犹如一个想把心里话统统掏出来的醉鬼。在俄罗斯,道路之所以造得格外宽阔,为的是车辆行驶的时候方便绕过沟沟坎坎。村子离城里只有八十来公里,但看上去就像渺无人烟似的:大部分房屋都有树枝从里面伸出,带有新鲜油漆印迹的几间结实点儿的小木屋也都被封死了,要待到来年夏天才会启封。听不见狗吠,亦不闻鸡叫。老头儿提供了十分清晰的方位说明,米沙原先还很担心,没想到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村外那座他要找的房子。光秃秃的树枝搭在了业已褪色、烂朽、松动了的围栏木板上。灰色的,盖着石棉水泥板的木头架子歪倒在一旁,活像一条熟睡的狗。

米沙按照从电话里得知的具体方法,掰开了铁丝网,打开了栅栏门。确切地说,他一解开铁丝扣,那栅栏门便朝他身上倒了下来。他穿过落满树叶的小径,爬上了烂朽的台阶。敲了敲门。外阳台的玻璃门颤抖着,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